

花园系列

【第一辑】

霸君怜妻

蔚泠◎著

主编 / 兰月

炽热的爱火
烧灼我一片痴心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霸君怜妻/蔚泠著. —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2. 11
(花园. 第1辑/兰月主编)

ISBN 7-80606-600-4

I. 霸… II. 蔚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5299 号

花 园(第1辑)

主 编:兰 月

作 者:蔚 泠

责任编辑:王笠君

出版发行:吉林摄影出版社

社 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联系电话:0431—5638387

邮政编码:130021

印 刷:长春市金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960 1/32

印 张:225

字 数:4000 千字

版 次:2002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—5000 册

书 号:ISBN 7-80606-600-4/I·34

定 价:250.00 元(全 50 册)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霸君怜妻

蔚冷著



人说无奸不成商，
精明的他以她家的债务、布庄，
换回她这直言想看着他的新娘子，
洞房花烛夜，不知人事的她不求甚解，
一心遵奉她娘教诲——把一切都交给他，
让他这“老师”欢欣之余，
还得强抑高涨的欲火，怕吓跑被学的她，
不料竟因此败在她的手下，
为她笑、为她改变作成的决定，
甚至在野地中为她失了控，
可寄住家中的表妹却视她为抢走他的妖女，
看来为了“性”福，保卫她成为他最大的课题……



幕 起
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
眼前的这一切进展得太快，让她完全措手不及，然而就算有足够的时间，自幼身处闺中，除了刺绣、书画外一无所知的她，也只能无奈地看着整件事发展到难以挽回的地步。

茫然是她惟一的感觉，仿佛自己置身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，而所有的杂乱、困惑、哀恸、恐惧都与她无关，她只是呆立原处，睁着眼睛看着许多不熟识的人在前方来回走动。

她的家，就这么没了。

而在这一刻，她的眼中却只有他。

如果可能的话，她真的希望他们不是在这样的场面下见面。

正值豆蔻年华的她，对于自己未来的归宿当然也有着许多美丽的幻想，或许是到庙里拜拜，为家人祈求平安时撞上一位俊秀公子，彼此一见钟情，而在



相思多日之后，心仪的公子终于上门提亲。

也可能是凭着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无欲无求地乘着花轿嫁入商贾之家，与夫婿相敬如宾，日久生情，安宁的生活、淡淡的爱恋。

各种不同的期待浮上她的心中，但却不应该是这样的。

可是，若换了一个不同的情境，当他看到她的时候，会注意到她吗？

她没有自信，也没有把握。

像她这么平凡、安静的女人，会有吸引他的条件？

或许，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。

1

“小姐、小姐！不好了！大事不好啦！”

侍女廉秋匆匆忙忙地奔进白家大小姐的闺房，那慌张的模样就像发生什么天大的祸事一样。

白早儿淡淡地望了她一眼，又低头继续在手中的白色缎裙上绣上浅色的水波，一面轻声问：“怎么了？廉秋，瞧你紧张的，是不是天就要塌了？”

白早儿并不是那种让人一见便觉惊艳的女子，她有着一一种清澈、淡雅的气质，尽管在第一眼无法领



会，却会在长久的相处下感受到她的特别，不由自主想去亲近她。

她红润的双唇永远是微微上扬，娴静的空气围绕着她，让所有接近她的人也不约而同地平静下来。

“小姐，就是天要塌了！”麋秋惊慌地道。

因为她夸张的言辞，白早儿一失神，竟将细细的绣花针深深地刺进左手的食指。

“哎呀！”白早儿将手指含进口中，平抚着那股刺痛感。

“小姐！”麋秋见她伤了自己，一时忘了方才让她惊吓的消息，忙上前察看她的伤处，“怎么这么不小心？痛不痛？”

“哪有不痛的。”白早儿甩了甩手，没好气地瞪着她，“还不都是你在那儿乱喊乱叫，否则我怎么会扎到自己的手？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麋秋本就是容易大惊小怪的人，白早儿让她服侍了这么多年，也早就习惯，多半不会太在意，否则若是每回都要跟着紧张兮兮，恐怕她纤细的神经会承受不了。

“小姐……”麋秋迟疑了一下，她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“事情是……”

“有话就说吧，别吞吞吐吐的。”白早儿低着头审视沾上血迹的白色缎裙，心里想的是该怎么补救，血迹不易清洗，但若就其添上一朵红梅，感觉似乎就没有原先那般无瑕了。

“麋秋，你说我在这儿绣朵红梅可好？”

白早儿的心思完全放在自己的绣件上，对于让



她惊慌的原因没有什么好奇，反正她想说的時候自然就会说了。

“小姐，现在不是绣花的时候！”廩秋干脆一把将白早儿手上的缎裙夺了过来，“事情可严重了！”

手上没了注意的焦点，白早儿只好抬起头，“我还是在听啊！是你自己一直要说不说的。”

“这……”廩秋急得跺了一下脚，她担心的是纤弱的小姐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个消息。

“看吧。”白早儿干脆替自己倒了一杯茶，等着看她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才要把话说清楚。

“小姐……”看到白早儿依然是一副悠闲的模样，廩秋再也顾不了这么多，直接道：“老爷的布庄因为经营不善，又欠了人一大笔债务，现在连利息都付不出来，只有宣告破产。此时债主已经找上门。”

白早儿发出一声惊呼，连手上的茶杯掉了也没发觉，半温的茶水顺着桌沿濡湿了她的裙角，她心慌地抓着廩秋的手问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小姐，廩秋是那种会胡说八道的人吗？”

廩秋担心的不是自己，而是眼前这个娇娇弱弱的小姐，离开了白家，她还是可以到别的人家去帮佣来养活自己，但小姐生来就是娇生惯养的闺女，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，若是没有了白家的保护，又尚未与人议定婚约，顿失依靠的她该怎么办？

“现在府中完全乱成一团，不管是丫鬟、长工或一些老妈子都自顾不暇，这会儿玉庄的人，正在大厅中与老爷结清债务，咱们这白府可能马上就要易主了啊！”廩秋着急地继续说。

“那……那该怎么办呢？”白早儿这时没了主意，



她只懂得做一些绣品，爹爹的生意她从未接触，也什么都不懂，乍闻噩耗，除了惊惶失措外，她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这……”麋秋哪会有什么主意，她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头一个想法就是要把小姐照顾好，别让讨债的人伤了她娇贵的主子，这也是她惟一能做的了。

“不然我先帮小姐把一些贵重的细软收藏好，省得让外人污了去，其他的也只有等老爷把事情处理好再说。”

麋秋说做就做，现在府中人人自危，只怕还会有些没良心的人想趁火打劫，收拾些细软至少可以安心一点。

“不，别管那些了。”白早儿苍白着脸，坚定地站了起来，“麋秋，我们到大厅去。”

“小姐！”麋秋惊得停下手，“现下那儿是最乱的地方啊！”

“但是爹娘也在那儿。”白早儿轻咬着下唇，压下心底的恐惧，“我要去陪着爹娘。”

到了这个时候，只有一家人紧紧地团聚在一起，才能拥有渡过难关的勇气。

“可是……”麋秋仍迟疑着。

“别再可是了。”白早儿坚持道：“如果你不去，我自己一样可以去。”

“这怎么行！”麋秋只有放下手上的珠宝，“麋秋陪小姐去就是了。”

“那就快走吧。”



踩着小碎步，白早儿走进主厅，厅中沉凝的气氛



让人几乎喘不过气，但她却没有因为怯懦而却步。

“爹、娘……”

白早儿走近双亲，爹爹颓丧的身影与娘亲哀愁的神情都让她揪心不已。

厅中有许多人自爹爹与另一人那领命后离去，爹爹神色黯淡地忙碌着。

“早儿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衣氏讶异于女儿的出现，不想让单纯的她见到这样的场面，忙道：“康秋，快扶小姐回房去！”

“娘！”白早儿握着她的手，“我想在这儿陪你们。”

衣氏当然知道女儿的贴心，只是……“唉，你在这儿又能做什么呢？”

除了叹息以外，就连她也帮不了丈夫啊！

“娘，咱们是一家人，面对这种情况，难道不应该一起承担？”白早儿幽幽地说，“我知道自己帮不上什么忙，但我还是希望能和爹娘站在一起，成吗？娘？”

衣氏只有握着爱女的手，叹着气默许了。

正假着娘亲的白早儿突然感觉到一道视线射来，犀利得让人无法忽视，像是要看透她一般，不由得心颤了一下，偷偷抬眼一瞧——

天啊！那是个多么俊美的男人，五官的线条仿佛是用最严密的雕工刻出来的，气朗神清，仅仅是坐在那儿，就有一种令人无法轻忽的威势。

然而他的神情却写着不容亲近的冷漠，全身散发着冷冽的气息，就连紧抿着的嘴角也没有半丝亲切的意味。

但她却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，只能怔怔地对上

《霸君怜妻》



那双清冷的眼眸，一手捂着胸口，生怕自己剧烈的心跳声会被听到。

这——就是心动的感觉吗？

看着他，白早儿感到既羞又喜，心慌慌地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“玉庄主？”正在与债主商讨善后事宜的白关在得不到对方的响应后，才发现他似乎转移了注意力，循着他的视线回头一看，“啊，那是小女。早儿，来见过玉湟玉庄主。”

“爹。”回过神的白早儿迟疑地走向两人，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。原来撼动她一颗芳心的竟然就是即将接收他们家的人，期待已久的心动变得十分无奈而可笑。

“玉庄主。”她敛衽而礼，低着头，不敢再多看他一眼。

“白早儿？”玉湟低低地重复着她的名。

她的心不受控制地剧烈跳动，不由得庆幸自己低着头，没有人看得到她发热的双颊。

但她却不知道，她的耳际也同样泛上了红晕，完全落入玉湟锐利的眼中。

他的声音和年迈的爹爹不同，低沉而有力，且充满了自信，让她原就颤动不已的心更加速陷落。

“是。”白早儿轻声响应着，不敢冒犯。毕竟现下白府的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中，为了爹娘，就算觉得他的视线炽热得超过礼貌的界限，也只能静静地承受下来，即使是坐着，他也同样能给人一种无法抵御的压力。

“玉庄主，咱们……”白关因为玉湟看着女儿的



眼神而有些不安。

玉湟是个手段高明的商人，不管做什么生意，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巅峰，但他却绝对不是个理想的合伙人，因为不管他有意无意，与他合伙的人总会渐渐依赖他的能力，而失去原有的自主性，最后自然而然地成为玉庄麾下的一员。

白关会找上玉湟求援其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，在走投无路之际，这是他惟一的一条路，只是仍无可避免地重蹈同样的结局。

但至少这么一来，白家被玉庄接收的产业与府邸可以得到妥善的照顾，且所有的伙计与下人还能留在原来的岗位上，生活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冲击，这也是他惟一能为他们做的。

至于他的家人，只有委屈他们了。

他与妻子已经一把年纪，怎么样都无所谓，最可怜的是他们的女儿，早儿还待字闺中，如今发生这样的事，该怎么安排她的将来呢？

但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，他只能尽自己的能力，做到最好的程度。

“玉庄主？”白关想将玉湟的注意力转移回来，却是徒劳无功。

玉湟只是淡淡地“施舍”他一眼，冷然地道：“那些事有你处理就行了。弋罗，你去协助白老。”同时向一直静立一旁的护卫吩咐。

“是的。”弋罗虽身负护卫一职，但也常帮着主子处理一些商场上的事务，清算白家产业对他来说只是小意思。

只是主子对那个娇小的女子显然不同的反应，



不免让他有些好奇，然而不是他该说话的时候，还是保持安静的好。

“这……好吧。”矮人一截的白关还能说些什么？

他不知道自己该期望什么，若玉湟真的看上早儿，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好事，然而心中总有种不安的感觉。

玉湟站了起来，以低沉的声音命令，“你过来。”

“我……”白早儿的双脚僵硬得几乎无法迈动，说什么也无法跨出第一步，只能无助地向爹爹投去求助的一眼。

“过来，不要再让我说第三遍。”他略显严厉的声音让白早儿畏惧地缩了一下身体。

白早儿看到爹爹向自己示意地点了下头，才鼓起勇气，一小步、一小步地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。

直到他触手可及的地方，她停下了脚步，畏畏缩缩地道：“玉……玉庄主……您……”

玉湟伸手托起她柔嫩的下颚，强制她抬起头，仔细地审视着她。

她知道自己无法挣脱，只有认命地任他评鉴自己，勇敢地直视着他，惟一怯懦的表现是她无意识地咬着下唇。

他……好高。

她知道自己和娘亲一样是属于娇小型的女子，就连廪秋都比她高上半个头，但没想到当她站在他的面前时，竟要如此努力地抬头上仰，才能看到他的脸孔。

“你……不怕我？”



对着白早儿不曾闪避的双眸，玉湟承认自己有些好奇，没有多少人能像她这样直视他的双眼，就算是最有魄力的高官商贾，在面对他时也不免退缩地移开视线，而她这个娇小的女子竟敢这样瞪着他瞧？

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答案，白早儿决定还是诚实一点。

“怕。”

怎能不怕呢？白府所有人的生计全都掌握在他的手中。

“哦？那你怎么敢这样看我呢？”玉湟故意这么问，想试试她会如何回答。

她却是一副疑惑的模样，“我不能看你吗？”

撇去他惊人的气势，光以玉湟的容貌来说，他很容易让他人的视线流连忘返。

玉湟突然露出一抹一瞬即逝的微笑，让她以为自己看走了眼，他淡淡地说：“不，你可以，你想看着我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白早儿一惊，以为他已看穿自己的心思，不敢回话。

这其中吃惊程度最高的应该是一旁光明正大地偷听的弋罗，主子居然会对女人说出这种近乎挑逗的话语，这是他跟了主子这么多年来头一遭，甚至连那抹笑意也未曾逃过他的双眼，没见过主子对女人笑的他差点吓得连下巴都要掉下来。

“回答我，老实说。”玉湟催促地道。

“我……”一片红霞飞上白早儿的双颊，她不由自主地轻点了点头，几不可闻地承认，“我想。”

《霸君怜妻》



她是希望自己能一直看着他，但这却是个过于奢侈的期望。

玉湟的手指突然触上她的下唇，将它自无意识的啃咬下解救出来。

“啊……”如此亲密的接触让白早儿再次羞红了脸，连露在衣领外的颈部也涨红一片。

忠心护主的弋罗已然完全忘记手上的工作，呆呆地看着眼前惊人的发展。

主子是会对女人这么温柔的人吗？

还是因为对象的关系？

玉湟从来没有看过女人这么容易脸红的，凝神打量着她，心中有一股冲动，想看看她其余被遮掩住的肌肤是否也有同样的反应。

“那好。”

要完成他想望的事，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。

“啊？”白早儿一时反应不过来，只能愣愣地看着他。

“那么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。”玉湟转向白关，道：“白老，我要你把早儿嫁给我。”

“什……什么？”包括衣氏在内，白家三口全都愣住了。

“我要娶早儿。”玉湟很“好心”地重复了一遍。

“但……可是……不过……”白关说了半天，全都是些无意义的发语词，虽然猜得出玉湟对早儿可能有些意思，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作出这决定，吓得他连话都不会说了。

“爷，这事……”弋罗想插口，却被玉湟手一挥挡了下来。



“不用多说，我已经决定了。”

弋罗随之噤口，主子决定的事，他是没有资格多嘴的。

如果主子要娶白家的闺女，他该做的就是立即准备迎娶的事宜。

“白老，答应这件婚事对你绝对是利多于弊，对于我未婚妻子的娘家，我是可以很慷慨的，不但你尚未清偿的债务可以一笔勾消，该有的聘礼也绝不会少，甚至原该抵押给我的布庄也能双手奉还，由你继续经营，我只位居分红的股东，所需的资金我也会无限制地提供，并给予适当的建议，不会再让你的布庄重蹈破产的覆辙。”

这应该算是利诱吧。

“可这事……”

白关仍犹豫不定，对于这件婚事他不能说完全不心动，只是爱女的幸福也同样是他考虑的条件，他不能将早儿的一生当成赌注。

“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条件，就一并提出来吧。”玉湟很少会如此任人予取予求，除非他认为自己得到的报酬有这个价值。

而明白这一点的弋罗自然更是惊讶，主子真是这么重视这个头一次见到的女人吗？

“对不起，我可以说话吗？”白早儿开了口，对于这意料之外的发展，她不能不为自己说句话。

玉湟低头看着她，虽然不明显，但语气确实多了一分柔和，“你说吧。”

“你……”白早儿微微偏着头，疑惑地看着他，“真的要娶我？”



“是。”玉湟简洁的响应，毫无迟疑的意味。

她必须先解决心中的疑问，“为什么？”

玉湟凝视着她，“为什么？这很重要吗？”

“嗯。”白早儿认真地点了点头，她必须知道这一点，她必须听他亲口说出，她对他有那么一点特别的意义，否则她又怎能就这么放下一切跟他走呢？

玉湟思索了一下，对他来说，这个决定只能说是一时冲动，当他第一眼看到她时，就有一种想将她收在身边的念头，而在经过这点时间的缓冲之后，这样的想法只有更加执着，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让他有好好捧在手心呵护的冲动，所以，他是绝对不会放她走的。

不过，他不会把这些心思告诉她，至少不该是现在。

“因为，我想要你。”他将所有复杂的心绪简化成最简单的四个字，也是最真实的理由。“如何？这个原因可以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白早儿无法控制地再次红透了双颊，这一回不论她如何遮掩，都让人清楚瞧见她羞不自胜的模样。

“玉庄主，你这是……”白关不得不开口，他实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别的男人这样调戏他的女儿，而无动于衷。

“我明日会派人过来下聘，婚期就定在三日后，一切婚礼所需都由我的手下准备，你们只要好好照顾我未来的夫人即可。”玉湟不待白关再多说，便直接导入结论。

“可是……”白关想再说些什么，却不知该如何



开口。

“怎么？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吗？”玉湟脸上的神情多了些不耐烦，“想说什么就快说吧，或者一家白氏布庄还不够？”

“不……不是这样的……”白关急在心头，卖女求荣并不是他的本意，但玉湟的口气却像是一切都已成了定局，加上自己没有谈判的筹码，让他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老爷！”衣氏忍不住开口了，“你可千万不能答应他，早儿是咱们的心肝宝贝，没有为她找个好婆家已经很对不起她了，怎能还在这个时候拿她去交换那些利益，这绝对不是咱们做爹娘的该做的事。”

“这……我当然知道，你一个妇道人家别太多嘴。”

白关担忧地瞟了玉湟一眼，深恐妻子不假思索的言辞会惹恼了他，如果他也能那样干脆地拒绝就好了，偏偏要考虑的层面多得令人头疼，就算不把女儿嫁给玉湟，他们欠债还钱的立场也丝毫没有改变。

“都这个时候了，我怎能不说呢？”衣氏上前将爱女拉到自己的身边，忧心忡忡地道：“早儿，别担心，娘不会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。”

“不，娘。”白早儿轻声地道：“我没有不愿意啊。”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衣氏讶异地瞪着爱女。

“我……”虽然羞得满脸通红，但白早儿还是鼓起所有的勇气，低声但清晰地道：“我愿意嫁给他。”

“这……”白关也出乎意料之外地问：“早儿，你真的愿意？你可千万要想清楚，不能随便说说，到时